

马坚先生译著《阿拉伯通史》三版序言及最新版后记

马志学

摘 要: 1979年,美国著名中东学者希提教授的《阿拉伯通史》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填补了当时国内相关学术领域的一个空白。事隔近三十年后,新世界出版社在对北大已故马坚教授的这个译本进行适当编辑加工的基础上,于2008年7月又重新推出这部长达75万字的阿拉伯历史鸿篇巨著。这无论对于相关的专业学习和学术研究,还是对于帮助国内读者全面准确地了解阿拉伯民族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阿拉伯通史》; 马坚; 阿拉伯学; 阿拉伯文化

作者简介: 马志学,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1)。

文章编号: 1673-5161(2008)05-0075-07

中图分类号: G371

文献标识码: A

一、《阿拉伯通史》中译本后记

20世纪五十年代,国内有关阿拉伯历史的中文图书资料实属凤毛麟角,少得可怜。1957年,商务印书馆委托马坚先生翻译一部阿拉伯历史著作,具体翻译哪一本书,由他自己来定。马先生经过比较,最后选定美籍黎巴嫩学者菲利浦·希提博士的英文专著《阿拉伯通史》。^[1]《阿拉伯通史》是其主要著作之一,该书史料丰富,脉络清楚,文笔生动,而且摒弃了一般阿拉伯史书中常见的那种冗长繁琐的家族谱系考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希提在他的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中世纪阿拉伯人在科学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它对西方科学文化发展的影响,这是其他阿拉伯史书所不及的。希提摆脱了西方史学界“欧洲中心论”的羁绊,肯定了阿拉伯人在历史上对西方文化发展所起到过的重大影响。该书还详细介绍了蒙古人西征的过程和影响,这对于研究中国历史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希提先后接受过阿拉伯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教育,并且长期交替生活在两种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对阿拉伯人和西方人在思想感情、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十分熟悉。作者尊重事实,有科学态度,其思想观点、学术立论比较客观公允,由此可见,马坚先生选择这部阿拉伯历史专著的确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

希提的这部英文版《阿拉伯通史》,纵贯上下数千年,横跨阿拉伯万里江山,包含了阿拉伯人的多少盛衰兴亡事。如何用中文将其准确无误地翻译、表达出来,实属不易。马坚先生翻译这部长达75万字的鸿篇巨著,用精雕细刻来概括,一点也不过分。面对如此浩大的翻译工程,他一如既往,一丝不苟。哪怕是一个人名、一个地名也不轻易放过,都一定要经过反复推敲后才确定中文译名。看一看先生留下来的那一本本不同语种的地名译名手册、人名译名手册,可以感受到作

为一个学者的严谨作风。为了帮助中国人解读错综复杂的阿拉伯兴衰变迁史，马坚先生在翻译过程中添加了很多按语和注释。考虑到从事专门研究人员的特殊需要，他又不厌其烦地做了大量中文索引，光是这部分就有120页之多，相当于全书八分之一的篇幅。

与马坚先生先前的众多译著相比，这部《阿拉伯通史》的中译本可谓命运多舛。虽然先生从1957年就着手翻译此书，但由于教学和辅导青年教师的工作繁忙，主持编写《阿汉词典》又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加之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这一切造成《阿拉伯通史》的翻译工作时断时续、进展缓慢，直到1965年才得以脱稿。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之时，已然是文革爆发的前夜，赶不及出版了。社会秩序大乱，无论是马坚先生还是出版社，再也无暇顾及这部书稿的命运。进入七十年代后，国内政治局势发生微妙变化，高层对文化出版事业有所关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商务印书馆的一位编辑很偶然地发现了被丢弃在办公室废纸堆里的《阿拉伯通史》全部译稿。这真是峰回路转，重见天日的译稿又有了希望。此时，马坚先生个人的处境亦有所改善，用不着天天思考和交待自己的“政治问题”了，甚至还有机会看到希提的《阿拉伯通史》第10版英文原著。他依照这个最新的1970年版本，对译稿作了相应的修改。马坚先生后来曾经不无调侃地谈及此事：‘虽然被政治运动耽误了许多年，但也因此赶上了使用希提的最新版本，充实了新的内容，这也算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吧！’^[2]

好事多磨，那个年代形势多变，《阿拉伯通史》的出版步履维艰，又是几经波折，直至文革结束之后的1979年12月，这部中文版的《阿拉伯通史》才得以陈列在王府井新华书店的橱窗里，而此时马坚先生已经去世一年多了。^[3]

希提还写有一本《阿拉伯简史》(*The Arabs: A short history*)，它其实就是这部《阿拉伯通史》的缩写本，该书英文原版于1943年问世。^[4]20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文革”高潮已过，国内政治形势有所缓和。中国和众多西方大国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甚至与美国的关系也出现戏剧性突破。也许是出于对外交往的需要，高层发出指示，要加强对外国问题的了解和研究。于是开始有组织地大量翻译国外政治、历史等方面的著作、文章，然后将其中的大部分作为所谓的“内部读物”出版。马坚先生承担了希提的《阿拉伯简史》(1956年英文版)的翻译任务。

中文译本由商务印书馆1973年1月出版，书中的扉页上赫然印有**马坚译**的字样。年轻读者们可不要小瞧这三个字，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对于马坚先生来说，这意味着一种政治上的解脱。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部简史中译本的正文中有几处译者加括号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这是马坚先生依据《阿拉伯通史》1964年英文版的相关段落补充的内容。此外，马坚先生还加了很多“译者注”，凡此种种，处处可体现他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学者风范。其后，马坚先生还承担了几十万字的阿拉伯文专著《阿拉伯半岛》一书的主要翻译任务。蹉跎岁月中又能发挥些许作用，这对于多年来饱经“文革”冲击而倍感压抑的马坚先生来说，不啻一剂舒筋活络的良药。

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学者编写的一些阿拉伯历史方面的专著（包括阿拉伯通史类和阿拉伯国别史著作）先后问世，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这当然有助于推动国内阿拉伯历史的学术研究。但毋庸讳言，无论是在资料的广泛占有方面，还是从研究水准上看，它们与希提的这部《阿拉伯通史》仍然有着明显差距，有的甚至有东拼西凑、“炒冷饭”之嫌。这其中既有学术功力上的问题，也有客观条件（诸如图书资料、研究经费匮乏和缺少国际学术交流等）因素，不过，很值得深思的是，这些年浮躁、好高骛远、急功近利等不良学术风气的滋生蔓延，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不仅是笔者个人的看法，不少学界同仁对此亦有同感。

我以为，“拿来主义”至今仍是一条必不可少的路径，在经济发展上如此，在学术研究上也是如此。你要想超越别人，首先得了解、熟悉和掌握别人已有的东西。所以，我要特别感谢新世界

出版社的钟振奋女士，在图书出版业卷入市场经济大潮的今天，她能以积极的态度接过商务印书馆的接力棒，力挺《阿拉伯通史》的再版工作，的确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学术眼光。

这个“后记”原本该由马坚先生来写，作为希提这部巨著的译者，饱尝个中甘苦的马坚先生一定会有很多话要讲。一个曾经为之投入大量心血的学者，却不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我真为马坚先生感到遗憾，感到痛苦，感到悲哀！马坚先生这一代老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其学术上的业绩大都成就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自五十年代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老先生们很难有多大作为。十年浩劫，这些人更是被“打翻在地”，头上又压了一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马坚先生结识多年的老友，研究中西交通史造诣很深的历史学家向达教授，他在文革风暴席卷北大之初悲凉地告别人世。少年时的我就曾胡乱翻阅过马坚先生书柜里陈放着的向达伯伯所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也听到过马坚先生由衷地称赞“向先生有学问”。惊悉向达先生突然去世，马坚先生一连几天难过不已。他自己虽然幸运地挺过了风雨如晦的十年，但身体状况却早已是每况愈下。

1978年春，视力微弱、步履蹒跚的马坚先生抱病出席了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聆听了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参加了周扬复出后在中国社科院主持的一个学术座谈会。在自己生命最后的数十天里，马坚先生在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委派的一个助手的协助下，整理《古兰经》译稿，准备出版。我在1981年帮助母亲草拟《古兰经》中译本的“后记”中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

“等到子实（马坚先生字子实 - 笔者注）1978年春天重新整理幸存的古兰经手稿时，他的身体已经相当衰弱了，只能躺在床上，对《古兰经》译稿作最后一次修改。就这样一直工作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令人万分痛惜的是，百花齐放的春天刚刚来临，国家正需要他充分发挥作用的时候，他没等到《古兰经》译本正式出版，就猝然离去了”。^[5]

希提和家父在同一年驾鹤西去，不同的是，其时希提已然92岁高龄，而马坚先生才72岁，二者相差二十年。生老病死是人类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但从无烟酒嗜好、一向开朗乐观的马坚先生，如果不是“文革”的折腾，生命本来可以延续得更长，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马坚先生翻译《阿拉伯通史》的工作，基本上是在北大燕东园25号完成的。从1952年到1976年，马坚先生在这里居住了24年。2006年，因应约为马坚先生在北大燕东园的故居写一篇拟编入“北京名人故居系列”的短文，我和北大校史馆的一位朋友到燕东园转了一圈。许久不到燕东园了，那次旧地重游的感觉可以概括为八个字：惨不忍睹，欲哭无泪。这个当年犹如世外桃源一般的北大教授住宅小区，如今满目疮痍，一片破败的景象。原来好端端的一个个独具匠心的小小庭院，全然被糟蹋得不成样子。马坚先生的玻璃书房窗外，他精心浇灌养护的那一片青翠幽深的小竹林，曾经是燕东园的一景，现在已荡然无存。看着眼前这栋早已面目全非的25号住宅，我只有无言的伤感。

八十年代，一部国产影片的结尾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一直让我多年不忘——已然步入中年的父亲带着儿子默默地站在昔日“战友”们的墓碑前，死者都是一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充满稚气的孩子问父亲：“他们是英雄吗？”父亲回答说：“他们是历史”。

阿拉伯人面对盛衰荣辱的历史沉浮，固然需要认真加以反思，而我们中国人在批评别人不能正视历史的同时，是不是也应实事求是地好好总结一下自己的历史（尤其是离我们并不遥远的那段历史）教训呢？大家都“以史为鉴”吧！

二、2002 年修订版前言^①

菲利普·K·希提所写的这部《阿拉伯通史》，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鸿篇巨著。此次第十版的再次问世，将受到作者的众多推崇者、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教师学生们的欢迎。

在进入 21 世纪的第二年里，对于欧洲和美国使用英语的大众来说，重新出版这部巨著，这也是正当其时的一件事情。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西方关注的焦点愈来愈集中到伊斯兰问题上，各式各样的“文明冲突”论大行其道。在世界所有的宗教中，原教旨主义正日益兴起。在许多欧洲国家和北美地区，穆斯林少数民族和阿拉伯后裔的人口数量在增长。在可预见的将来，西方对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石油的依赖将继续下去。近年来，在穆斯林世界或阿拉伯国家所发生的一系列地区性冲突，招致了西方大规模的军事干预，这其中包括黎巴嫩、波黑、索马里、伊拉克、科索沃和阿富汗。虽然以色列与约旦和埃及之间签订了和平协议，马德里中东和会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也得以召开，但是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在宗教圣地的暴力对抗却依然有增无已。

在纽约和华盛顿发生的“9·11”恐怖事件，促使美国放手发动一场全球性的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不论看法是否正确，有很多人将这场战争视为是完全针对穆斯林和阿拉伯文化的一种举动。同时，当前西方公众对阿拉伯和伊斯兰历史和文明普遍缺乏足够的了解，尚停留在一个很低的认识水准。事实表明，人们的偏见完全来自西方视觉媒体日复一日所造成的影响——而且这一切竟然来源于那些居于西方主流地位的专家学者以及一些政府高官，这些人常常信口开河，任意发表不负责任的反对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的言论。总之，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它的领袖美国，此前从未有过如此之大的精神需求——渴求阅读一本介绍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民族情况的权威性学术专著，且要求作者不带任何情绪或偏见，而只是如实地讲述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在我能够想到的那些自己所熟知的众多相关著作中，没有其他哪本书比希提所写的这部《阿拉伯通史》更适合担当此任了，可以由其来完成这项对西方大众进行启蒙教化的紧迫任务。

最初是由丹尼尔·麦克米伦先生于 1927 年委托希提撰写这部历史专著的，后者笔耕十年之久，最终得以完成这项任务。1937 年，《阿拉伯通史》初版一经问世，就获得学术界褒奖，这是作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贝鲁特美国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多年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成果。1937 年以来，本书先后九次再版，最后的第十版是在 1970 年。在这期间，《阿拉伯通史》曾先后被译成阿拉伯语、西班牙语、乌尔都语、意大利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和波兰语。

在每个新的版本中，作者都会搜集来自阿拉伯国家的权威专家们的数十篇相关评论文章，其中包括作者的同事和助手对内容提出的纠正、建议和批评意见。由于此书是作者在教学课程内容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作者历届学生在讨论课上的发言，帮助他进一步丰富、完善了通史的内容。与此同时，对新的各种语言的出版物中，凡是涉及到与《阿拉伯通史》有关的话题，以及最新出版的有关阿拉伯中世纪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他都一向给予关注。此外，作者每年至少外出旅行一次，访问或重访通史涉及到的各个阿拉伯国家，与数不胜数的阿拉伯学者、教师和学生就书中的内容展开讨论。如此说来，《阿拉伯通史》实质上就是一部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不时地更新、发展其内容的著作，它经历了一个不断的积累和收获的过程——是一部独具特色的讲述有关阿拉伯和伊斯兰的史实并对其进行深入探索的集思广益之作。

《阿拉伯通史》以其洋洋洒洒达 700 页之多的文字篇幅，完成了一个全面、扎实的基础性知识工程，这对了解阿拉伯世界其后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它以伊斯兰教产生之前的公元世纪之初为开端——起初的主要角色是异教徒和犹太基督徒（阿拉伯人在信仰伊斯兰教之前也曾经是基督徒）——直

^①此部分由原哈佛大学中东研究中心高级研究人员瓦利德·卡里迪撰写，马志学翻译。

到 16 世纪初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阿拉伯世界，在全书总共六个部分中，有五个部分是讲述这一时期的历史。全书最后的第六部分则是一种粗线条式的概括，从奥斯曼帝国征服阿拉伯世界时期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开始，至第十版问世的 1970 年收尾。作者用了 50 页的文字对这一历史时期的阿拉伯世界作了一番鸟瞰式的浏览，尽管作者将第六部分写得很精彩，颇有启迪之功效，但这部通史的精华还是在前五部分。

在这部通史的主要内容结构中，包括了讲述阿拉伯人的祖先；阿拉伯人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出现和伊斯兰教的兴起，以及早期的哈里发制度。然后，通史追溯了伊斯兰教势力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迅速扩张过程：他们穿过北非，进入伊比利亚半岛，跨越比利牛斯山脉，再北上至西部法兰西的普瓦蒂埃，北部到达拜占庭帝国的安纳托利亚，向东则进入中国的西部地区。通史记录了伍麦叶王朝（公元 661～750 年）和阿巴斯王朝（公元 750～1258 年）这两个阿拉伯中央帝国的兴衰始末，二者曾分别定都于大马士革和巴格达，后者直到被蒙古的胡拉古所率领的铁骑攻陷后而遭到毁坏。通史讲述了阿拉伯文明全盛时期的故事，还有它对欧洲文艺复兴所作的巨大贡献。统一的阿拉伯帝国被割据势力搞得四分五裂，继之而来的就是分别在埃及、西班牙和其他地方出现的一些阿拉伯小王朝；非阿拉伯的穆斯林人物渗透到阿拉伯都市社会的精英阶层之中，他们当中有波斯人、突厥人、柏柏尔人和马木鲁克人，这种状况所造成的后果就是阿拉伯历史的支离破碎。

这部通史十分关注东西方之间那种绵延不断的文化交融过程，它表现在哲学、自然科学、贸易、艺术和建筑等各个领域。甚至在双方军事对抗时期，东西方之间的这种交流也没有终止，比如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公元 1097～1291 年）和基督教争夺西班牙时期（公元 1085-1492 年）。作者同样也重视犹太人、阿拉伯基督徒和非阿拉伯穆斯林对阿拉伯穆斯林文明所作的杰出贡献。通史全书从不忌惮采用“秉笔直书”的史家笔法，作者以清醒的眼光看待伊斯兰教派的分裂现象，认真审视导致阿拉伯帝国衰落腐败的其他各种内在因素。全书始终保持大局观，注重把握历史的全景式画面；同时又以流畅的笔触，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精彩纷呈的具体描述，并不时表现出诙谐、生动的语言风格。这些细节性的内容包括大量直接引用的原文——诗歌、游记、演讲和法令条文。作者在讲述阿拉伯人在政治、王朝和军事等方面的文治武功的同时，也没有让他们在社会、经济、行政管理和文化等方面的业绩黯然失色。全书总共 52 章，其中只有 20 个章节不涉及后一类的内容。

全书附有约 70 幅插图，其内容包括建筑、钱币、人物画像和手工艺品；还有 21 幅地图和 25 个历代王朝一览表。在正文的边缘附上相应的小标题，以便于读者参考。书中提供了 2000 多个脚注，这些大都来源于中世纪时期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这成为这部高水平专著的一个特色标志），同时也有一些引自西方学术界在东方学领域中的最佳研究成果。此外，本书还有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长达 62 页的地名、人名索引及其对应的阿拉伯语名称，这就为读者探寻阿拉伯文化宝藏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向导。

希提生于 1886 年，为黎巴嫩基督教马龙派的后裔，其出生地是距离首都贝鲁特约 5 公里的一个叫谢穆兰的山村，从这里可以俯瞰贝鲁特。希提毕业于贝鲁特的美国大学并取得学士学位，之后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27 年，受丹尼尔·麦克米伦之托开始撰写这部阿拉伯通史，此时希提正在美国新泽西的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讲授闪族文学的助理教授。后来，他升任闪族文学专业的教授和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直到 1954 年退休。他还是巴西圣保罗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的客座教授。1940 年，作为一个出生在国外而对美国民主有“杰出贡献”的美籍公民，希提的名字被镌刻在纽约世界博览会大厦内。1966 年，他被普林斯顿大学授予文学博士学位，1978 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去世。

接受约请来写这篇序，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情。处在当前这个多事之秋，让我们对希提的这部《阿拉伯通史》得以重印有所企盼，期待此书能有助于搭建沟通西方与阿拉伯世界的桥梁，而这一宏愿曾经是这位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杰出历史学家和一流的美国学者毕生的追求。

三、《阿拉伯通史》第十版序^①

1970年标志着《阿拉伯通史》出版33周年，这一年也见证了第十版的问世。最初写这部书的动机来自麦克米伦先生的建议。早在1927年，他就写信给笔者，建议出一部堪比阿米尔·阿里所写的《萨拉逊简史》的著作，前者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于1900年首次出版。

凭着年青人的一股子激情，我在1927年与该公司签下了出版合同，约定三年交稿（麦克米伦的一位代表当时正在阿拉伯世界游历，他建议这部书用阿拉伯文写作，而我则认为自己还要再过若干年才能如此）。1937年，这部专著终于问世。纽约的出版商就进口此书的数量一事征求我的意见，而当我随口建议进口100本的时候，他当即回了我一句：“有谁会打算买那么多这种书？”事实上，美国公众甚至其中也包括那些受过教育的阶层，目前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了解几乎是一无所知。开设为数不多的这类课程的学校，也仅限于少数提供研究生教育的大学学院，它们将其作为闪族研究方向的附属课程，而且偏重于语言学或者语音学方面。没有哪个学校把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或者作为进一步了解阿拉伯历史、伊斯兰和伊斯兰文化的入门钥匙。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现实情况。这种状况直到美国政府和民众醒悟后才有所改变，人们认识到，他们必须和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和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打交道，他们对这些人应该有所了解。

第一版的问世产生了回应，有人提出申请翻译版权的要求，这其中不仅涉及阿拉伯文译本的版权，而且包括亚洲和欧洲各种语言的版权申请。要想满足这种需求，无疑需要时间和能力。值得高兴的是，人们注意到，9年前所出的第九版现在已经有意大利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和波兰语的译本了。

四、《阿拉伯通史》第一版序^②

我之所以写作这部通史，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有关阿拉伯半岛的土著居民和所有操阿拉伯语的那些民族的历史，通史讲述了阿拉伯人从早期文明时代开始到16世纪初被奥斯曼人所征服为止这一历史时期的故事。这部著作代表了我多年来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贝鲁特美国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和教学的成果。除了满足学生的需要以外，这部书还可作为一般大众的启蒙读物。然而，由于阿拉伯历史涉及到的领域是如此广阔，作者不可能宣称自己对所有的方面都作过独立的研究，所以，作者只能适当地采用东西方学者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对此，自己一直心怀感激之情。在每个章节的后面，我都附上自己所挑选的阅读书目。

在准备撰写本书一些章节的过程中，我接受了诸多学者的批评意见。其中做出显著贡献的有芝加哥大学的奥尔姆斯戴德教授、伊斯坦布尔的罗伯特学院院长沃尔特博士、黎巴嫩贝鲁特美国大学的祖拉亚博士，还有我的两个同事：英语系的萨瓦基教授和艾尔萨瑟教授。

这部文稿几年来曾经一直作为研究生课程的基本教材，教学过程中我的学生提出了一些批评建议，这使我受益匪浅。其中特别应该提到的学生有：现居住在伊朗的乔治·麦尔斯、埃及阿斯尤特学院的布特鲁斯·马立克、巴格达的爱德华·朱尔基、哈罗德·格里登、理查德·斯塔和耶路撒冷的纳比·法瑞斯。法瑞斯博士还帮助我绘制地图、校对文字和编写索引。

①此部分由菲利普·希提撰写，马志学翻译。

②此部分由菲利普·希提撰写，马志学翻译。

五、结语

《阿拉伯通史》原来的商务印书馆版译本，缺少作者希提为第一版和第十版所写的两个序言，此次新世界出版社的《阿拉伯通史》译本不仅弥补了这一缺憾，而且还将拥有此书版权的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2002 年修订版序言一并译出，以飨读者。^[6]

哈佛大学中东研究中心高级研究人员卡里迪为 2002 年版所写的这个前言非常值得一读。它全面客观地评述了希提的这本阿拉伯历史专著的学术价值，鉴于“9·11”事件之后西方舆论出现的对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认识上的种种偏见以至敌对情绪，他力挺希提的《阿拉伯通史》的再版，寄希望于它来承担对西方大众进行启蒙教化的紧迫任务。新世界出版社此次以积极的态度推出的这本《阿拉伯通史》，使用优质纸张，并采用较大的 16 开本，显得颇为大气。封面设计独具匠心，具有浓郁的阿拉伯风格。总之，无论从学术价值还是从现实意义来看，《阿拉伯通史》都是阿拉伯问题研究的经典著作，有助于加强中国的阿拉伯学学科建设。

[参考文献]

- [1] Philip K. Hitti. *History of the Arab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M]. London: Macmillan, 1958.
- [2] 郭建荣, 杨慕学. 北大的大师们[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
- [3] 李振中. 马坚传[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0.
- [4] Philip K. Hitti. *The Arabs: A Short Histor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3.
- [5] 古兰经[M]. 马坚,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6] 希提. 阿拉伯通史[M]. 马坚, 译.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8.

The Latest Edition of *History of the Arabs*: Prefaces and Postscript

MA Zhixue

Abstract In 1979, the Chinese version of *History of the Arabs*, written by Philip K. Hitti, an outstanding American Middle East study master, was published for the first time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which filled the gap in China's academic research them. Three Decades later, A new Chinese edition of the 750 thousand-word-long masterpiece, based on late Ma Jian's translation, has been republished in July 2008. The latest edi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not only to academic studies and research, but also to a more accurate and overall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found history and culture of Arab nation.

Key Words *History of the Arabs*; Ma Jian; Arab Studies; Arab Culture

(责任编辑: 杨 阳)

本期执行编辑

孙 德 刚